

近代第一家白話報

「京話日報」滄桑

● 梁佩澍（旅美作家）

喚起國人愛國自愛

一九〇四年七月《京話日報》創刊，這是中國人自己在北京辦的第一家報紙。另一家《順天時報》創刊早於《京話日報》，不過那是日本人辦的。一些新聞史專著往往忽略了這一背景。

彭翼仲原籍蘇州，一八六四年生於北京。祖父彭蘊章是咸豐年間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領班。他長於相府沒有世家子弟習氣，淡於仕途富於愛國心。八國聯軍進京，他差點死在洋兵槍口下，認為這條命是白揀心，正好為文化事業大幹一場。

他認為像義和團那樣愚昧地愛國反帝有害無益。中國要強，首先要「開發民智」，還要「開通官智」，否則沒有辦法。於是他想到辦報。《京話日報》面向市民大眾，《中華報》面向社會上層和官吏。

前者的影響遠大於後者，動人的事跡發生在《京話日報》，雖然袁世凱下令關閉，《京話日報》卻是因為《中華報》報導了北洋警務處秘密殺人，連帶著一起封閉的。中國通行白話文是「

五四」以後，彭翼仲為了讓識字不多的市民看得懂，《京話日報》已經用白話。下面這一段話裏彭講了自己辦報的動機。

「我實實在在對衆位說，我們出這《京話日報》的本心，原是我四萬萬同胞糊塗塗塗的倒有一多半，不知今天是什麼一個局面。外國人的勢力一天增長一天，簡直要把中國人當做牛馬奴隸，要把我們的礦山鐵路都為他們的產業。你想想，等到那時候中國人都得聽外國人的號令，如同現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還有什麼人味兒？但凡精明時勢的人不能不著急。心裏著急，由不得嘴裏要說。但單憑嘴說，能有幾個人聽見呢？所以賠錢費功夫做這《京話日報》，就是想要中國人都明白現在的時勢，知道外國人的用心。然而卻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學義和團那樣舉動。……要人人發憤立志，愛國自愛不要把國事當作和自己無干……」。

新聞標題不畏權勢

《中華報》以「開通官智」為目的，用的就是文言文了。主筆是彭翼仲的妹婿杭辛齋，有點

傾向革命；彭沒有推翻清室的意思，他的愛國心單純而充沛，甚至有幾分粗獷，正是這種風格，使《京話日報》表現了接近市民大眾的能力，對當時社會產了很大影響。反對帝國主義自始至終是《京話日報》的第一主題。下面是創刊不到半年內，《京話日報》的社論和頭條新聞大標題，很可見出那不畏強梁不怕權勢的氣概：

忠告日本內田公使

膠濟鐵路德人擾民實情

告我國人

敬賀新年並預告各國使館衛兵長官

論十年來中外通商情形

論國債

俄國兵照舊逞凶

好霸道的日本人

大呼我四萬萬同胞

再忠告內田公使和日本官兵

抵制美貨禁止華工續約

《京話日報》出版不到三個月就引起了兩起國際交涉。清朝外務部都不敢據理力爭而是推給彭翼仲個人。

創刊之初打了勝仗

先是《京話日報》報導了英國在南非虐待中國工人和違約在北京招募工人去南非的事。在作這個報導的同時，還將英商勾結福建、廣東奸人用欺騙手段廉價把中國人販到南非的事寫成小說，配上插圖連續登載。

英國公使提出抗議，外務省只求太平無事。要彭翼仲去五城公所具結，保證以後再不做這樣的報導。（五城公所類似警察機構，所謂五城是指北京的東南西北城和外城）彭當然不肯停止報導，但是應付極巧妙。在五城公所他不具結，而是對他們說，我自己去見英國公使。公使派參贊接見，彭說道，當初中英簽訂招工協議，限定在幾個口岸招工，現在到北京來招，是你們違約，我報導有什麼錯？至於南非虐待中國工人，如果我們報導不實，你可以舉出事實來糾正。三天不見你們來信，我就接續報導。英國公使竟然掩旗息鼓，而五城公所乘機貼出告示，重申禁止在北京招工。《京話日報》把交涉過程和五城公所的告示都登出來，從而創刊之初就打了一個勝仗。

彭翼仲見英國公使之後第三天的社論是極具諷刺性的：《本報幸逢知己》。為什麼把英國公使稱作「知己」呢？彭說，要不要把《京話日報》辦下去，自己原有些猶豫不決，經薩道義公使這一抗議，我堅定了辦下去的決心。我的猶豫沒有對人說過，倒像是被公使先生看透了，他豈不是我的知己嗎？

過不了多久，德國公使為《京話日報》報導德

國在膠濟鐵路附近擴大勢力向外務部提出抗議。外務部見彭翼仲對付外國人很有一套辦法，乾脆通知他說，德國人來抗議了，你自己去了結此事吧。彭於是去見德國公使，對他說，《京話日報》所刊載各情節，全是從上海外文報紙和中文報紙轉載的，只不過把外文譯成中文，把文言改成白話。如果上海報紙承認他們報導不實，我這裏一定聲明撤銷這些報導。第二天又登出長篇社論。其中一段盡情嘲笑英、德公使：

「本報出版以來，幸得英、德兩國公使的提倡。假如因此封了門，把這《京話日報》永遠停止，也算是中國的國民與外國爭權的紀念。將來外交史上必要說某年某月某日，因《京話日報》記載英屬南非招工的事，與英國欽差如何交涉，又於某月某日因記載德國人在山東的勢力，又與德國欽差如何交涉，怎樣起個頭，怎樣個結束。本報就只出這一百號，總算沒有白費功夫，豈不是兩位欽差的成全」。（創刊當日為一號報，依次編號）

愛國運動讀者響應

稍後又發生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同時也使得《京話日報》贏得了許多讀者。

有一天彭翼仲路過使館區（東交民巷）看見兩個外國兵催促為他們拉東西的車夫快走，竟然腳踢鞭打，彭就跟著他們，直到見他們進入德國兵營。第二天《京話日報》把這件事宣佈出來，並要德軍長官處罰這兩個兵和向車夫道歉。德軍長官回信給報館說，如果能指認行凶的人，他可

以處罰。《京話日報》把這封信登出來，並且請讀者幫忙找到這車夫。很快這車夫找到了，彭翼仲陪他去德國兵營，使行凶的士兵當面道了歉。整個過程逐日登報，北京市民交口稱贊，仿佛自己親見了這個為中國人爭氣的事件從發生到結束。

由《京話日報》發起和推動的愛國運動先後不下四五次，如留日學生陳天華留下血書蹈海、南昌知縣趙大令去教堂辦交涉竟為教士所殺害，是其中影響較大的兩次。

不過「國民捐」運動是聲勢最大的。有一位開照像館的王子貞先生，是《京話日報》的熱心讀者，自己出資設立「尚友講報處」，（關於講報處後面將作介紹）在一次講報時，王提到庚子賠款四萬萬兩，莫如全國同胞一次湊齊還清。當時聽的人表示贊同，王就把這個意見寫成正式倡議，寄給報館，彭翼仲給他登出來，不僅北京市民和官員響應，海外華僑也有捐款。

正式形成運動以後，取名「國民捐」，每天報紙在「國民義務」這個標題下，刊登捐款的人名，捐款人越來越多，佔去了過多的版面，便改在另一張紙上印，隨報附送。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涿州監獄裏三千一名犯人寫信捐款。

改革社會不良習俗

《京話日報》第二個主題是改革社會不良習俗。彭翼仲心目中「開發民智」的範圍很寬，也不怎麼明確，在一七四號報上他曾提出五個項目：一多開工廠，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戲曲，激

發人心；三多作演說；四廣傳白話報，教人明白大局；五多設蒙堂，從小教他愛國。後來經《京話日報》提倡的社會改良還不止這五項。

在各種倡議中，以改良戲曲最有成效。彭翼仲不僅在報紙上提倡，還邀戲曲界名角一起商量著推動這件事。當時社會風氣是很輕視演員的，彭完全沒有這種陳舊觀念。據京劇著名丑角蕭長華回憶：「我本人沒有見過彭先生，我的師兄徐寶芳（名琴師徐蘭沅之兄）曾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戲曲界同人談話之後，把彭先生講的話說給我聽，我真是萬分贊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戲的同人不要自輕自賤，演戲要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要引導人學好，不要引導人學壞。第一不要唱粉戲，記得經彭先生提議，禁演了三十幾齣壞戲」。

京劇著名淨角郝壽臣記得為革新戲曲，曾成立一個「正樂育化會」，會長是譚鑫培，副會長是田際雲。郝在田家見到過彭翼仲。在彭鼓勵和幫助下，田際雲把杭州一位名惠興的女士毀家辦學直至以身殉學的事編成一齣新劇，由田際雲扮演惠興。演出之前特在報上宣佈，這次演出的全部收入捐給杭州女學。據說北京演「義務戲」是從這次開始的。

梅蘭芳自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冊第一章，講自己初次演新編戲《孽海波瀾》的事，有一段提到彭翼仲的話：孽海波瀾是根據北京本地實事編寫的。故事是說一個開妓院的惡霸外號張傻子，逼良為娼，虐待妓女，讓《京話日報》的彭翼仲把張傻子的罪惡揭露出來引起社會公憤，由協巡警統楊欽三訊究結果，制裁了張傻子。同

時採納彭翼仲的建議，仿照上海之例，設立「濟良所」，收容妓女，教她們讀書識字，學習手工，最後由親屬領回。

通常認為是「五四」運動時期提倡白話文，實際上彭翼仲提倡白話要早十幾年，可惜他只注意自己的報紙用白話，沒有向社會推廣。他曾經寫過一篇社論說白話文有八大優點，可是這篇社論的題目叫「文言不喻俗」，恰好就用了文言，有人來信指出，於是彭又寫一篇文章，「語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承認自己舊習慣沒有完全改，願和大家互勉改變舊習慣。兩年後《京話日報》被封，北京這唯一的白話文讀物也便沒有了。

與讀者感情相呼應

當時風氣閉塞，市民見識少，管《京話日報》叫作「洋報」，一些守舊的人不僅自己不看報，還禁止自家子弟看報，還要砸壞貼報牌甚至往報館裏扔磚瓦。另一部分人又非常支持它的愛國精神，非常贊成它提倡的社會改革。熱心的支持者在自家設閱報處，歡迎大家看報還奉送茶水，又有人成立講報處，向不識字的人講報紙內容。有一位說書人，竟改說書為生而專講報，這位藝人在南城有些名氣，自號「醉郭」，兩人因此結識，郭病逝，彭翼仲為他題了墓碑。一位劉東瀛先生獨資在街旁設置貼報牌三十處，屢屢被人砸毀，多次出錢重修。幸而巡警局認為這是有關治安的事，可以由他們來管。

彭翼仲漸漸做到了和讀者在感情上相呼應，市民生活上有困苦會想到請報館幫助解決。例如

東城的居民有一件苦事，每逢聖誕節外國士兵酗酒鬧事，無人敢管。《京話日報》就寫一篇社論《敬賀陽曆新年並預告各國衛兵長官》，居然生效。讀者來信說，這次洋新年他們過得安穩。於是又有讀者來信說，到了中國新年，王公大臣的馬夫、家丁也上街鬧事。《京話日報》又寫《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

報館被封主筆判刑

《京話日報》於一九〇六年夏被巡警部加上「妄議朝政、捏造謠言，附合匪黨，肆為議論」的罪名，報館封閉，主筆判刑。

被封閉的真正原因是《中華報》報導了袁世凱的北洋營務處秘密殺死康梁黨人。

《中華報》天津訪員訪得消息，有康梁派留日學生吳道明、范履祥回國，在天津被北洋營務處捕去秘密處死。但注明「事關重大，不負責任」。杭辛齋拿稿件給彭翼仲看，問怎樣辦好？彭說，派人去天津再訪，如果屬實，一定發表，他認為「方奉預備立憲之明治，乃復有此曖昧殺人，立憲豈非虛語。寧犧牲報館之營業，以杜絕其將來」。

派去的人五天後返回，證明實有其事，於是《中華報》以《保皇黨人之結果》作標題揭露出來。新任巡警部尚書徐世昌、侍郎趙秉鈞都是袁世凱手下的人。趙本是一名候補道台，得袁保舉越級升任侍郎。袁的電報到京，巡警部不待上奏就徑行捕人封報。

據彭翼仲回憶：「先一日（八月十一日）友

人望桂臣約飲於正陽樓。酒半酣，報館來人，踉蹌奔入，謂「禍將不測，速速藏避，萬不可歸」。余謂辛齋曰：「保皇黨之結果」發作矣。蓋《中華報》登吳道明、范履祥一案標題為保皇黨之結果也。座中有人獻策，急入使館界暫避，再作計議。辛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如何，事急而托庇外人，名譽掃地盡矣，余決不往」。於置若罔聞，飽啖痛飲，歸報館坐以待捕。」

這個「罪」是《中華報》的「罪」，而《京話日報》連帶被封，是因為北京的駐軍、巡警早已忌恨彭翼仲，只是沒有機會下手罷了。

當時駐防北京的淮軍姜桂題所部，軍紀極差，一般商民畏之如虎。《京話日報》屢次指斥「姜軍野蠻習氣不改」，甚至直接提到姜桂題本人應負責任，刊出《提督衙門的弊病》這樣的社論。台灣人任文毅，經友人介紹，住在《京話日報》館，被巡警部當作孫中山先生捕去。彭據實力爭無效。任文毅娶日本妻子，且有一個日本名字藤堂調梅，可是他自認是中國人，被捕後沒有出示日人身分。僵持許多天，任的妻子去日本使館求救，這才釋放。第二天《京話日報》刊出一行大字：「巡警部把拿獲的孫文已經釋放！中國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做了國際交涉」。

彭、杭二人原判「押解回原籍嚴加管束」，巡警部覺得不足以泄憤，又給彭強加在獄中行凶的罪名流放新疆十年。民國二年彭回京，恢復《京話日報》，三年，袁世凱稱帝，彭翼仲持論反對，再被袁下令封閉。袁死，雖三度復刊，但因原氣大傷，已不是當年光景。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叁百陸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瑯瑯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叁冊合售叁百陸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